

“王尧的英语比以前提高了，成为著名主持人。”在《收获》创刊60年的庆典活动上，莫言如此说我的“普通话”。想来，我用这样的“普通话”和他交流也近18年了。我要好的朋友常常调侃我的“普通话”，这反而让我意识到“方言”的重要。承蒙这些作家朋友不弃，一些研讨会常常邀我主持。2006年秋天，孙郁先生和林建法先生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莫言的学术研讨会，开幕式也是我主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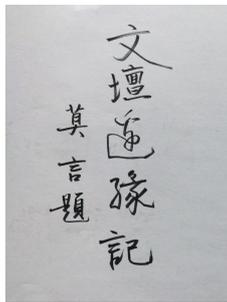
莫言在我心里曾经是那样遥远，只有阅读文本时才觉得靠近。2001年的暑期，我从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回来，接到时任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林建法先生的电话，邀我去大连和莫言碰面。由此，我和莫言有了第一次见面。日常生活中的莫言亲切随和憨厚，话不多，但说到点子上。我以前抽烟很少，也不好酒，在东吴大学教书的半年，业余时间的乐趣之一除了看附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就是抽烟。当时台北还没有在公共场所禁烟。在大连，我发现莫言抽烟很多，两人就常凑在一起烟雾袅绕。在旁的莫言女儿笑笑看不下去了，将我们的香烟从嘴上拔走。前些年在会议上见面，感觉他已经控制了烟量，而且也抽起那种很细的香烟。

在大连的那几天，我们仨商量在苏州大学策划“小说家讲坛”活动。暑期开学后，莫言和李锐到讲坛做了第一场演讲。后来的“小说家讲坛”产生不小的影响，与莫言的开场锣鼓敲得很响有关。在苏州的几天，林建法先生还给莫言和李锐做了手模，这两位的手

文坛边缘记

记莫言

王尧



▲莫言给王尧的专栏题字
▶王尧主持莫言的研讨会



模现在下落不明。在这次对话后，我策划了“新人文”对话录丛书，又做了《莫言王尧对话录》。这本书名为对话录，实际上是莫言的自叙传。我在对话时发现，如果我插话过多过长，可能会打断他叙述的完整性，因此我改变了对话的策略。后来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改为《说吧，莫言》，在莫言获奖后收入文集时改为《与王尧长谈》，这样的名称是很妥帖的。在大陆出版时，莫言说：我不要稿费了，给你女儿潇潇读书。莫言获奖后，潇潇从国外回来，我们去北京看他。莫言说：潇潇，我送你一幅字。潇潇一直珍藏着，不肯在微信圈示人。

因为熟悉了，后来也就无话不说。我也有批评家的习性，有时

候会说起某个作家的小说有什么问题，想写篇批评文章。莫言说，成熟的作家是知道自己的短处的。这让我觉得莫言的厚道。我有一次说起某个国外的汉学家如何妄论中国当代作家，莫言也一笑而过说不必在意。有次他在什么会议上比较激动地和谁争执了，见到我谈起此事，他十分后悔自己的激动，觉得应该冷静。

莫言是个理解别人的作家，他在获奖后赢得了巨大的声誉，也受到一些批评。其中一些批评是批评者不明就里，一些批评是误解，一些批评则另当别论。以莫言的译本为例，有海外汉学家说诺奖是奖给英语译者的。这样的说法其实根本不能成立，言者既不熟悉

莫言各个语种的译本，也不清楚评委们对莫言作品译本的阅读情况。即便对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，莫言也从不恶言相向。但莫言也是常人，内心的委屈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。所以，我一直主张回到文学的莫言。在新近的文章中，我也提出需要理解在特定文化现实中莫言的处境。现在的莫言几乎很难发言，不管如何说，总会引起非议。莫言不容易。

莫言用左手写毛笔字时，我好奇问他为何这样。他说，这样可以避免钢笔字的痕迹。在获奖之前，莫言的书法已经引起收藏者的兴趣，获奖以后，也有很多人向他求字。我猜测，这是莫言现在的困扰之一。他获奖回国后，我的散

文集在一家出版社即将付梓，责任编辑好心建议我请莫言写几句推荐的话，我想觉得不妥，可能让大家误解为拉大旗。我电话请他题签，他很快将“纸上的知识分子”几个字写好拍照发给我。但这幅字他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我心里一直惦记这幅字，莫言兄如果有机会看到这篇短文，试着再找找看，或许能够找到。在北大开会时，他想起我曾经请他写“三槐堂”，便说我回家写好后让笑笑送过来。隔天我拿到这幅字时，特别感动。

莫言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。但我知道莫言的“人情债”实在不堪重负。经常有熟悉的朋友，托我找莫言做什么。这也让我很为难，我知道不当去打扰他，但拒绝朋友的请托又觉得不好，也就硬着头皮给莫言微信。莫言总是及时回复我他不能参加或不能做的原因。

我是在旅途中读到莫言的《故乡人事》的。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先生收到莫言邮件的当天上午，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小型的活动。永新兄欣喜地说，早上收到莫言的三个短篇小说，他正在重新安排《收获》创刊60年特刊的版面，以及时发表莫言的新作。我在手机上读完了永新兄转来的《故乡人事》。我个人很喜欢莫言的这三个短篇小说，以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莫言已经能够从世事纷扰中走出。我不能预测莫言以后的创作成就，但由莫言短篇新作所呈现的气象和小说写作的新可能性，我对他接下来的写作充满期待。

(上接第一版)

1973年1月6日我到上海木偶剧团报到后，除创作剧本外，业余时间进行现代文学研究，我将它称为种“自留地”，把写剧本称为“大田里的活”。河清伯伯把它称作“公家田”。

1978年4月1日河清伯伯在信中写道：“你的公家田，任务是繁重的。这我有体会。过去我们搞了公家田，就放弃自留地，所以我们过去就个人来说，一无成就，个人被打倒，变成一片白地。你能搞点自留地，是了不起的。因为在外的粗线条的工作，和做这种深耕细作的科学研究，是很矛盾的，你能克服，很好，我拿来教育我的孩子，他们都比不上你。”接着，他帮我分析“自留地”和“公家田”的矛盾，并告诉我如何解决这对矛盾。他说：“问题在于持久，你有搞二三十年的长征的宏伟壮志吗？你也能设想一个三年、五年、十五年的远景远景规划吗？中国女同志并非没有才能，大半做了主妇、母亲，事业寄托在丈夫儿女身上，自己的成就就不显著了。我是看了你文章，希望你坚持努力下去。好吗？”

好的，当然好的！我不是坚持到现在吗？我心里说。

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，就向河清伯伯求救。1985年上海要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，我们剧团也想参加，但不知道选哪个剧目。我马上想到河清伯伯。去信后不久，他来信说：“木偶剧团能参加莎士比亚戏剧节，是别开生面的，剧目问题，我写信请教张君川教授，他才是莎氏专家，会出主意。我给你的信，寄给你，直接去找他，答复可能快一点，如何？他住在戏剧学院。”(1985年10月28日黄源致丁言昭)

我拿着信找到张教授，后来我们选中

《第十二夜》，与另一个编剧陆阳烈合作，将剧名改成《孪生兄妹》，作为展演剧目，那时《人民日报》登了一大版进行宣传。

第一次见河清伯伯，与鲁迅塑像合影

与河清伯伯第一次见面，是在1979年4月10日。那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让我到山阴路去，河清伯伯在那儿等我。我约了好朋友小红，还有当时从西安来沪住在我家的郑季敏，她是创造社元老郑伯奇三女，一起先到他儿子家，然后同去鲁迅纪念馆、故居、虹口公园。我们一路走，一路说，走到鲁迅塑像前，我们合了影。后来，河清伯伯在这张照片后面，写：“小丁，你在我老头面前，显得年轻、得意，但假如你早生几年，我带你去拜望鲁迅先生，你不更得意吗？现在只得拜读他的著作代替面聆教益了。”

河清伯伯到上海的机会很多，可每次都有点急急忙忙，因此，他在1979年6月5日的信中说：“二次会晤，都太匆促，但即使匆匆促促，好像看到小鸟儿又叫又跳，一下又飞走了，仍然留着愉快的心情。”

1982年11月14日下大雨，我约了我们剧团专门拍剧照的黄大光，到山阴路去看河清伯伯，拍了许多照片。去时，我带了本照相本，里边全是萧军、萧红在上海住过的地方。河清伯伯边看边点头称是，可是有几张，看了又看，说：“认不出。”并说了些理由。

不几天，出太阳了，我陪河清伯伯到人民公园去看菊花展览，坐下休息时，我们谈到萧红，河清伯伯说：“有一次，萧红对我说：你只能做我的朋友，而不能当我的丈夫，因为你不会做饭。”我听了哈哈大

笑。他又说：“萧红去看鲁迅，鲁迅非常高兴，就像你现在陪我这个老头儿来看菊花展览一样。鲁迅非常喜欢青年人，觉得希望在青年人身上。”他11月21日回杭州，第二天夜晚，写信道：“这次你陪我去看菊花，虽则是走马观花，有你陪着，我很高兴。”

最后一次见到河清伯伯，访问萧红萧军故居

最后一次见到河清伯伯是在1994年9月，他到上海来开会，住在静安宾馆，爸爸和我去看望他。9月11日，河清伯伯和儿子明明带着照相机，到我们家后弄堂的351号拍照。我们家后弄堂的沿街马路叫襄阳南路，从前是拉都路。1935年3月初，萧军和萧红搬到这儿，当年5月2日，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到此地看望两萧。

两萧住在这儿时，有一天，萧红去买早点。点心店在拉都路324号，隔壁是条大弄堂，叫敦和里，里面有好几个编辑部，有《太白》《文学》和《译文》。萧红买了油条回家后，发现包油条的竟是鲁迅手稿。她感到非常惊奇，又很生气，当即写信给鲁迅。可是鲁迅自己却不以为然，反而安慰萧红：“我的原稿的境遇，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，我是满足的，居然可以包油条，可见还有一些用处。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，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，比洋纸能吸水。”(1935年4月15日鲁迅致萧军)

后来才知道，这张稿纸是河清伯伯丢失的。那时他正在《译文》编辑部工作。他说：“这原稿是我丢失的。我当时不懂得鲁迅原稿之可贵，清样校完后，就把有的原稿散失了。一张原稿落在拉都路一家油条铺里用来包油条，和我同住在拉都路的萧

红去买油条，发现包油条的是鲁迅先生的原稿。”(黄源《鲁迅书简追忆》，198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

我除了寄文章，还时常寄照片给河清伯伯，他说：“儿童节的信，及漂亮的姑娘照片，都收到，非常高兴。”接着风趣地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年轻人，多么生气勃勃，在老人面前示威，但你没有想到，我这老头在儿童节孩子们给我也戴上红领巾哩。”(1980年6月4日黄源致丁言昭)哈，毫不输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啊！

有时，我还请河清伯伯为我的照片题诗。1979年我向朋友借了一套海军服装，在晒台上挂了床单，作为背景，举手敬礼，现在看看，这个敬礼手势，非常不标准，但当时自己觉得挺神气的，马上寄给河清伯伯显摆显摆。1979年6月11日，河清伯伯写《题小丁海军小兵玉照》：

一个可爱的姑娘，
不争取参加英国
世界木偶戏竞赛，
专爱写鲁迅文章，
却要充当解放海军，
那就要在新长征途上，
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下面署名：“新四军老兵黄源”。题辞里字字句句都充满了老一辈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期望。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我暗暗地宣誓。

2003年1月2日河清伯伯去世，我整理了他的来信，约有三四十封，其中谈到萧红、萧军、郁达夫、陈学昭等现代作家，及一些珍贵的文史资料。过了几年，他的儿子明明把我寄给河清伯伯的信复印送我，等将来有机会，编一本我与河清伯伯的书信集，肯定非常精彩。